

爱之火



世界名著·爱的故事 【英】卡德兰著·白薇译

世界名著·爱的故事

爱 之 火

〔英〕卡德兰 著 白 薇 译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郭召庆

世界名著·爱的故事

爱 之 火

〔英〕卡德兰 著 白薇 译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道里地段街17号)

佳 木 斯 书 刊 印 刷 厂 印 刷

黑 龙 江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· 印张 7

字数148,000

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1,180

ISBN 7 - 207-00526-1/I · 89 定价：2.10元

第一章 一八二五年

“不！不！……请不要再打我了……请饶了我吧……饶了我吧！”

女孩的哀求忽然变成惨呼，因为皮鞭越抽越猛，她瘫倒在地，痛苦地啜泣着。

那女人使劲猛抽最后一鞭，然后狠命把皮鞭掷向墙壁。

“这该给你一次教训了吧！你这小贱人。”她怒吼，“让你父亲醉成那样。”

“这……不……不是……我……我的错。”女孩低声抽噎。“他……朋友来……找……~~他……醉时来~~……他……他把我……支开了。”

“藉口！你总有藉口！”她怒嚷，语气到后来却转而成喃喃自语，“我今晚该怎么办呢？没你父亲陪，我怎能去赴宴呢？”

见到她似乎怒气微消，躺在地上的女孩小心翼翼地站起来，晶莹的泪珠滚落腮边，但她的眼波却仍那么温柔，不含丝毫仇恨和敌视。

她已习惯于继母的毒打。继母的脾气出名的狂暴，不如意时就打人泄愤。艾薇娜成了她的出气筒。

“该怎么办呢？”继母自言自语。

她走过房间望向窗外，眉头紧锁，细长的手指不住地敲着窗台。

葡法混血的璜妮达是英国九五军团雷乔治少校的继室。结婚时，称得上是位美人。

但战争爆发后，生活日渐艰苦。雷少校又因伤锯腿，终日沉溺酒乡，这一切使得璜妮达脾气更加凶暴。她的脸色阴沉，镇日咒骂不休，有时怒气发作，几近疯狂。

艾薇娜怕她到极点。她学会坦然接受继母的鞭打，而不怀怨恨。她像个哲学家，晓得世间有许多事情本身就无可理喻，唯有忍耐一途。

由于营养不良，又饱受虐待，她的个子矮小，发育不全，看起来就像个小孩，实际上，她已满十七岁了。

她蹒跚地爬起来，艰苦地地理平裙子的下摆。她的衣裙破烂不堪，早就褪色了。背部及肩膀如火烧般痛楚，她忍不住低低呻吟。手臂酸痛死紧，血丝涔涔流下。

“我该怎么办呢？”璜妮达伫立窗前。

“我也不晓得。”艾薇娜回答，“再不然你就不要爸爸陪，自个儿去参加。”

继母紧皱的眉头似乎舒缓了些。

“可以吗？别人会怎么想呢？他们会怎么说呢？”

“我想他们大概不会注意到吧？”艾薇娜说。

“我可以说他生病了，这倒一点不假。再不，我就照实讲。”她怒道，“告诉大家你那蠢父亲烂醉如泥，就算法国军队打过来也弄不醒他。”

“我真希望能跟你一块去。”艾薇娜渴望地说。

继母不屑地大笑。

“这倒真是新闻，你看你那副破烂德性，和稻草人没什么两样。再说也没人请你去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决不会放你出去参加宴会的。当初我嫁你父亲时，也没答应说要照顾你这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儿。”

她撒谎，两人都心理有数。

璜妮达已年过三十，偏要把自己说得还像个少女。

实际上，她能嫁给雷乔治这个英国军官，就算她运气。在里斯本，没有人愿意娶她，因为她既无嫁妆，又有法国血统。

蓦地，她猛力往窗台一捶。

“我一个人去。”她宣布，“就这么决定，我在街上随便拉个英俊男子陪我参加舞会。谁知道？也许韦伯爵会一眼看上我，要和我做朋友呢！”

“这次舞会一定很美妙。”艾薇娜向往地说，轻轻抚揉痛楚不堪的手臂。

“这次可说是里斯本有史以来，最盛大的舞会。”璜妮达说，“怎么不是呢？当我听到威灵顿将军在维多利亞打败法军的消息，高兴得心脏都快停了。”

璜妮达随时都不忘夸大自己的爱国心，因为她怕别人记起她有半个法国血统。

她脾气坏，一半原因是她为了有半个敌人血统而难堪，她怕别人会拿她当话柄。

她没有什么朋友，偶然结识几位新交，可是又时常自觉遭到藐视或误会，这时她就回家打艾薇娜出气。

有时，她会歇斯底里地大哭，狂怒地诅咒所有的人和事，说她痛恨人类到极点。

近几年来，经常短缺食物。但是现在有英国派军驻防里斯本，又传来威灵顿将军的捷报，重新燃起人民的希望及信心，情势又有了转机。

农人不再将农作物藏起。市面上又有蔬菜、水果及肉类出现，新鲜面包也每天出炉。

艾薇娜忆起当初那段日子，有钱也买不到任何东西，现在，钱却成了一桩大问题。不幸的是家里只要稍为值钱物品，都早被璜妮达夺走。雷乔治终日烂醉如泥，根本弄不清他的抚恤金花到哪里去了？只要有钱供他买醉，天塌下来他都不管。他的信誉在城里一向不坏，朋友又多，不愁没酒喝。他满足的沉迷醉乡，对家庭的困境毫不理会。

艾薇娜明白，他连自己女儿都记不得了。

一个星期以前，艾薇娜还凄惶地问父亲：“我将来该怎么办呢？”

当时他虽然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清醒，可是他皱着眉瞪视她，好像既弄不懂艾薇娜的问题，又搞不清艾薇娜是何许人物。

“我不能就这样过一辈子呀！爸爸！我已经长大了。但璜妮达根本不准我和别人来往，我连一个朋友都没有，只能算是璜妮达的佣人，你又不是不晓得。”

有一刹那，雷少校脸上泛起难得一见的羞愧。

“因为打仗的缘故，日子是不太好过。”他嗫嗫解释，“你继母只是有时神经紧张而已。”

“这我也晓得。”艾薇娜耐心地说，“但是情势已逐渐好转，大家都说战争在年底便可结束。”

“结束？有拿破仑在，咱们连一点希望都没有。”雷少校讥讽道。

“那么，也许是明年。”艾薇娜固执地说。“可是爸爸，我已经十七岁了。除了做家事和服侍璜妮达外，我也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呀。她甚至不准我有一件新衣服。”

“我会和她说的。”雷少校急忙说道。

他的眼睛始终不敢正视艾薇娜。她晓得父亲绝不会和璜妮达说的。

雷少校像女儿一样，深深畏惧自己的继室。

“璜妮达无权决定我的未来。”艾薇娜坚持，“那应该由你作主，爸爸！等战争结束后，能不能让我回英国去？妈妈在那儿一定还有些亲戚。”

“就算他们没死，也不会理我们的。”雷少校愤愤地说，“我高攀不上他们的女儿，哼，我不配！他们要找个比我好的金龟婿，他们根本就瞧不起我，哼！我宁愿饿死也不会要他们一分钱。”

他并没有像艾薇娜所想的那样清醒。

他越说越火，声音浓厚含混，到后来拄起拐杖，一拐一拐地朝外走，碰地一声关上大门。

艾薇娜跌坐椅中，双手捂脸，这一切要到何时才能了结呢？她痛苦地自问。

回想过去，家里充满着温馨，洋溢着欢笑。忆起母亲，

艾薇娜觉得自己无法再这样下去了。

少校在婚后一直驻守在直布罗陀，直到五年前才调到里斯本，艾薇娜清楚地记得他们在直布罗陀的家。但是初抵里斯本的生活却最令她难忘。她仿佛见到母亲轻快地走进房间，金发闪烁，美丽温柔，艾薇娜总是跑着过去迎接她。

她会吧艾薇娜紧搂在胸怀，亲昵地呼唤她，“艾薇娜，小乖乖。”

泪珠清泪流下，她恨自己为什么没和母亲一起染上霍乱，这样她俩就永远不会分离了。前线的伤兵把霍乱带回后方，凌虐了整个城市。他们蒙受了法军和霍乱的双重侵袭。

她忆起父亲出征时，英俊挺拔，神采飞扬。

“别哭，亲爱的。”他安慰母亲，“我们很快就可以解决拿破仑的。要不了多久，我就可以回来。”

时光飞逝，少校归家时，身受巨创；濒临生死边缘，而妻子也早已不在人世。

“法军太强，我们永远打不过。”他丧失了斗志，意气消沉地告诉别人。

这些话往往使初抵葡萄牙的新兵沮丧，既打击了士气，又破坏了宴会的气氛，许多旧日的伙伴都逐渐不再邀请他。

为求重新振作，忘却痛苦，他开始酗酒。在一次酩酊大醉中，他带回了新夫人。

艾薇娜面对继母，毫无心理准备。璜妮达看到艾薇娜也是又惊又怒。

“我以为你的孩子只有两三岁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”她嫌恶地瞪着艾薇娜。当时艾薇娜已十四岁，呆若木鸡地看

着这黑眼浓眉衣着俗丽将成为她继母的女人。

“来，你俩交个朋友。”雷少校快活地说，他醉得醺醺然，此刻，世界对他是美妙万分，人人皆可爱。“亲一下，以后你们彼此都有个伴。”他说。璜妮达眼光充满仇恨及轻视，而艾薇娜骇异地噤不作声。

尽管璜妮达深恨艾薇娜，尽管她使尽手段迫害艾薇娜，艾薇娜却是她吐露心曲的唯一对象。因为除她之外，她找不到别人可倾诉。现在，她又再向艾薇娜唠叨。

“我就独自赴宴。”她说，“可是，万一，万一没人睬我，没人和我说话，那怎么办呢？”

“他们会和你说话的。”艾薇娜说。

她太了解继母了。知道她现在又陷入情绪低潮，觉得人人都看不起她，此时的璜妮达会认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和她作对。

“你交游广阔，再说又有这么多值得庆祝的事，到时人人都是一团高兴，不会不讲话的。”

璜妮达微笑了，阴郁的眼神暂时消失。

“说的也是。我今天才听说他们在潘隆那一役，俘获许多西班牙约瑟国王的珠宝，有好几大车哩！”

“有这么多吗？”艾薇娜轻喊。

“可多着呢！有金币、珠宝、名画、家具及各种绫罗绸缎！”璜妮达告诉她。“咱们军队把约瑟国王及那些贵妇携带的美酒美食，吃了个过瘾。我真希望也在场，一定可以捞一票回家。”

“听说有许多人死在这次战役中。”艾薇娜静静地说。

“你不能指望战争没有伤亡呀！别管这些了，我今晚的礼服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准备好了。”艾薇娜照实回答。

没人比艾薇娜更清楚了。她彻夜未眠，忙着替璜妮达修改礼服，烫平花边，缝缀丝带。在里斯本的女人有好几年都没穿新衣服了。她们千方百计尽全力修改原有的旧衣服以符合时式，样式则依据偶然由巴黎进口的一件过时时装，或恳求新由英国调来的军官们描述伦敦圣詹姆士街的时装款式，或在卡尔顿厅里被摄政王款待的那些爱人的服装样式。

今夜的舞会将在皇宫举行，全里斯本的人都为此兴奋激动。

“谁是韦伯爵呀？”艾薇娜边问边取出璜妮达的晚礼服，放在床上。

“一个有钱的英国伯爵。”璜妮达耸耸肩。“如果当初我没笨得嫁给你那倒霉的鬼爸爸，我就会嫁给这种男人。”

艾薇娜对此无话可说。她心理明白父亲是璜妮达嫁人的最后机会，璜妮达是趁父亲醉得人事不知，没时间反悔前，闪电下嫁。

艾薇娜私下相信当初父亲根本就没有向璜妮达求婚的打算；就算有，也不是指婚姻，而是逢场作戏的一句玩笑，和他对那些欢场女人所提的肉欲要求没有两样。

“把我的披肩、扇子及梳子拿来，其他东西也给我准备好。”璜妮达专横地命令。

艾薇娜温驯地服从，她已习惯这种被呼来喝去的女佣生涯。

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欢呼，她俩同时跑向窗口。

平时狭窄的街道上布满又饥又病的乞丐，恹恹地靠在墙边或坐在阶沿。

此刻这些乞丐已被人群驱散，成千上百的人从各处涌到，等着看究竟是那位大人物莅临。

“这一定是刚抵达的贵宾。”璜妮达整个身子都探出窗口，兴奋地嚷。

两匹骏马装饰得灿烂辉煌，昂首阔步，神采奕奕地走过街头。后面是辆密闭式的马车和一队身着鲜红外套、雪白长裤的士兵，兵器闪闪发亮，一望即知刚由英国抵达。

骑在领头骏马上的是两位时髦优雅的绅士，一位年纪较长，另一位则年轻英挺，仪表出众，晒成褐色的脸庞将他的蓝外套及雪白的领结衬得更加潇洒出色。

“他们是谁？”艾薇娜喘息地问。

“今夜舞会的贵宾。”璜妮达双眼闪亮，兴奋异常。

“老的那位是新任大使，至少大家都这么讲，另一位一定就是韦伯爵了。”

“他是那么超群出众。”艾薇娜想，宽阔的肩膀及英俊的仪表，难怪璜妮达和其他女人都渴慕地盯住他瞧。

里斯本的市民从未见过这么风度翩翩、衣着考究的绅士。

威灵顿将军的部队由于行军作战，个个都显得彪悍粗壮，不然就是缺胳膊断腿伤痕累累，制服也久经日晒雨淋，破烂褪色，补丁处处。然而指挥官只要他们精神旺盛，射击精确，就算他们看来象稻草人都没关系。

可是这两位英国贵族看起来多么不同，雪亮的皮靴，考究的手套、雪白的领结及长裤，一看即知出自一流的手艺。甚至连他们马上英姿，都显出他们的不凡，难怪里斯本的市民要为他们欢呼。

“如果我有件新衣，该有多好！”璜妮达喊，“以前谁都夸我是美人。但是现在穿这种旧衣服，丝毫都显不出我的美丽。”

艾薇娜没有作声，她根本就没听到。她在注视韦伯爵，想起父亲一度也那么骄傲自信、温文挺拔，是个标准的英国绅士。

“英国男人看来就该是如此，态度庄严自信，待人和蔼文雅。”艾薇娜告诉自己。

从韦伯爵注视群众的眼神里，找不出丝毫的轻视嫌恶。他对群众展露的笑容，也丝毫不予人有降尊纡贵的感觉。可是他看来就是那么高贵不凡，就象来自天上的神祇。

“和他谈话，不知会有什么样的感受？”艾薇娜沉思，“他会说些什么？他的谈吐是不是也和他的仪表一样超凡脱俗？”

父亲的朋友、常来家里的军官和那些驱车的贵族人士经常对四周的穷人不理不睬，摆出不屑一顾的神色。

她突然一阵冲动，转向继母。

“今晚带我去好吗？”她恳求，“我保证不惹人厌，我们可以说父亲病了，由我代替参加。我可以及时赶出一套晚礼服。你那件蓝色的旧礼服反正不穿了，我可以把它烫平，加一层棉纱盖住，再缝上几条丝带。请你带我去好吗？”

璜妮达惊奇地凝视着她。

“你疯了？”她终于说，“你以为我会和女人一同赴宴？我一向不愁没有男人陪伴，再说我早就讲过，你只能算是我的佣人，得服从我的命令，别的事少做梦！”她凶狠地说下去，“我家里容不得你。我才是这个家最重要的人；我才是一家之主，你明白了吗？给我好好记住。”

她逼近艾薇娜，捉住她的肩膀，将她朝窗口一转。

“你想去追那些英国男人，是不是？”她恶狠狠地说，“我告诉你，等你再大一点，我就会把你给弄出去！我可不是笨蛋！我不会让你那头漂亮头发和英国肤色把我衬得像个老太婆。再过一年，你就得给我滚蛋，再哀求也没用。”她恶毒地大笑。

“我才不管你的遭遇和下场，那些阿兵哥无疑会欢迎你陪他们睡觉；不然，你也尽可以饿死路旁。我才不管你呢！你先把事情搞清楚，再求我带你去参加舞会。”

她猛甩艾薇娜一耳光，然后若无其事地坐在梳妆台前，放下一头黑发，开始梳理。

有好一阵子，艾薇娜怔怔地凝视她，眼眶里蕴满泪水。她缓缓抬起双手，抚着火辣辣的双颊，愣在那儿。

“拿热水和干净毛巾来，还有袜子及内衣。”璜妮达命令道。

艾薇娜机械地服从着，继母的威胁却一直萦绕在脑海中，嗡嗡回响。

璜妮达说到做到。艾薇娜并不傻，她晓得璜妮达讲的是真心话。到今天她才晓得璜妮达决心要撵走自己，甚至会不

择手段。

她心情紊乱，不知所措，找父亲求救也没用。父亲正酩酊大醉地瘫在楼下沙发里，四周的空酒瓶翻倒在地。她明白自己跟他再讲什么也都没用，只要他一喝酒，转眼就会忘得干干净净。

她该如何是好？

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她脑里。不论她是在替璜妮达洗浴、化妆、梳头或穿衣，她都一直自问着。最后她替璜妮达扣上一条俗丽的项链，这是家里仅余的饰物之一，值钱的饰物早就典当一空，付了酒帐。

“你父亲前天晚上提到一条上面坠着一个小钻石的项链。”璜妮达突然开口。

艾薇娜蓦地呆住了。

“你晓得他说的是什么呢？”

“不……我……我不晓得。”

“我猜这恐怕是你母亲的项链，上面真的有钻石吗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不……晓得。……我……记……不清楚。”

“如果你敢撒谎，我会把你的骨头都打断。”璜妮达恐吓地说。

“如果你要的话，我……会替你找找看。不……不知……能不能找到。”

“你今晚就给我找，你父亲的房间，还有你母亲的箱子，每个角落都仔细搜一遍。这样我出去时，你就不会趁机偷懒。”

璜妮达站起身，审视镜中的自己，满意地笑了。

“我有个预感，今夜一定会玩得很高兴。”她说，“我依旧美丽迷人，这点我十分确定。我仍可以吸引男人。当然，重要的就是要有自信，要对自己的美丽有信心。”

她略为转身，从另一角度审视自己，又笑了。

“马车来了吗？”

“二十分钟以前就到了，我告诉过你了。”

“既然目前没有男人伴我上车，我就赏你这份护我上车的荣幸，这就叫废物利用。等你那死鬼父亲醒来，你告诉他，我明天要他好看。”

她转身朝门口走去。

“至于你，”她警告，“找不到项链，你自己晓得后果。”

艾薇娜目送马车驶远，才让老仆荷西关上大门。荷西伺候他们有五年之久，是个半聋的老人，不管用了。

艾薇娜上楼到自己的房间，那是间小阁楼，夏天酷热，冬天严寒，连给仆人住都嫌太差。

她关好门，在屋角跪下，掀起一块松动的地板，取出个小包裹。那是她所有的财富——一小撮母亲的头发、一条丝带、一个母亲生前常戴的小戒指和那条项链。

项链包在纸里，艾薇娜颤抖地打开它。

项链小巧，上面镶嵌的钻石并不值钱，然而在艾薇娜眼中却是无价之宝，因为里面珍藏着母亲的小画像，这是她对母亲仅有的回忆了。

小像画得很美，圆润青春的脸庞、湛蓝的眼睛、美丽的柔发，看来就像天使。

艾薇娜凝视着那张小像，浑然忘却时间及其他一切。

然后她亲亲它，把它戴上。她体型娇小，项链松松地垂悬胸前。

她把戒指套上自己小小的手指，然后放下地板，以免被人发觉。

在寂静的深夜，她常常会戴上母亲的饰物，怀想着她。她以为父亲早就把这些小东西忘掉了，她也从未向父亲提起过。

她不寒而慄，璜妮达一向有办法夺得她想要的东西，不管是用暴力或甜言哄骗，她总有办法的。

刚才的毒打，使她背部仍象火烧般灼痛，手臂也痛楚不堪，她泪珠盈睫，但一触到母亲饰物时，内心突然一片宁静。

她伫立窗前，街道寂静昏暗。夜幕低垂，星光闪烁。蓦地，灵光一闪，她跳起身，抓起披巾围住头，往楼下走去。

屋内黑沉，没人替她准备晚餐，也没人点燃蜡烛，大家似乎都无视于她的存在。

她猜老仆荷西可能已溜上街，边喝老酒，边看赴宴贵族的马车行列经过。

但艾薇娜仍小心地垫起脚，轻轻推开厨房门，里面漆黑一片，她壮壮胆，打开后门，溜到街上。

街上闹哄哄的，人潮拥挤。

有身着红外套的英国士兵，有抱着吉他的热情的本地人，准备在爱人窗下唱情歌，一诉衷曲；成群的小乞丐赤足褴褛，饥饿羸弱，伸出皮包骨的小手四处行乞；还有乡下进城的农夫，特地赶来看热闹，对眼前的一切兴奋得瞪目结